



丝瓜沿上瓦墙生

□ 崔向珍

万物开始结籽的初秋,那些蔫巴了一个夏天的丝瓜秧突然清醒过来,扑啦啦地开花,争先恐后地结果,好像也就没几天的工夫,我家的篱笆上、瓜架下,都长满了长长短短的丝瓜。

看着这些绿油油的丝瓜,我高兴地蹦蹦跳跳,催促母亲快点做丝瓜汤给我吃。母亲忙完了一天的农活,追撵着夕阳走进家里的时候,我已经剪下来好几条大丝瓜了。母亲一边洗手一边夸奖我,然后快速地给丝瓜去皮。

去了皮的丝瓜滑溜溜的,母亲把它们切成块,再把一个鸡蛋搅匀,点燃院子里的柴灶。通红的火苗舔着黢黑的锅底,散碎的葱花在热油里砰砰炸响,母亲把半盆丝瓜倒进去,翻炒得滋滋啦啦。我坐在灶前手忙脚乱地烧火,一张小脸被烤得滚烫也不肯离开,我着急喝丝瓜汤呢。

待到锅里的玉米饼子热透了,母亲就把鸡蛋液倒进去,用筷子细细地搅拌,搅到满锅开花。一碗碗绿油油、白生生的丝瓜汤舀出来,扑鼻的清香满院子飘飞。等到下了晚自习的哥哥回家,我们一家人就围坐在院子里喝汤、聊天,开心的笑声顺着那些长长的丝瓜藤,一直攀爬到了老屋的屋檐上去了。

我家的房子是草泥顶,爬到屋顶的丝瓜藤和野草缠绕在一起,乱麻麻的。邻居家的房子是红瓦房,爬到屋顶的丝瓜藤顺着瓦檐边排得比较有规律,也没有讨厌的狗尾草摇来摇去,红瓦绿藤间的黄花,煞是好看。我常常跑到邻居家的院子里,看一阵子红屋顶,再跑回我家的院子里,看一阵子泥屋,然后傻傻地询问父亲,我们家啥时候能换上好看的红瓦顶。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快了快了,你们好好读书,我跟你娘好好种地干活,我们很快就会有好看的红瓦顶了。

丝瓜一年一年地种,一年一年地开花结果,一年一年地攀爬上屋顶。我一年一年地上学读书,父母一年一年起早贪黑地干活。长大了一些的我虽然还是喜欢喝丝瓜汤,喜欢看红瓦绿藤间的黄花,但是我不再追着父亲问什么时候换红瓦顶了。等到父亲把一堆红艳艳的新瓦买回家的时候,我高兴地围着瓦堆转了又转。我对着那些刚刚长出了几片新叶的丝瓜秧儿,笑得合不拢嘴。

自从换上了红瓦顶,我家不再漏雨了。万物疯长的夏天,我看着那些蔫巴的丝瓜秧,看着那几朵小小的黄花,一心盼望着它们快点攀爬,爬到我家的屋顶上去,我无论什么时候想看红瓦绿藤间的黄花,都可以看到。

一天天地,我心急火燎地去看,丝瓜藤爬过瓜架中央了,丝瓜藤爬过瓜架最高处了,丝瓜藤爬上墙了!等到第一根丝瓜藤爬上屋顶的时候,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根丝瓜藤,把眼睛都看花了,还不肯移开。

那天晚上,母亲烙了几张香喷喷的白面饼,做了一大锅丝瓜汤,汤里放了好几个鸡蛋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,一边吃饭一边聊天。父亲看着屋顶红瓦绿藤间的黄花,教给了我们两句新诗:“数日雨晴秋草长,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

那天的丝瓜汤真香啊,我喝得心满意足。我和哥哥写完了作业躺在炕上,一遍一遍地诵读着“丝瓜沿上瓦墙生”的诗句,兴奋到后半夜才沉沉地睡去。

万物

叶比拼着,由绿往碧变,唯恐被季节遗落,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沦为时间的弃儿,又仿佛自忖若碧得不够深,就无颜在叶的富豪区立足——对于一片暮春的叶而言,碧是它蓄积了孟仲二春的财宝——它舒展开身体,毫不掩饰地袒露生活的滋润与底气——绿,饱满欲滴。

鸟鸣穿越光影,其音并不散漫,反倒吸附了游弋于树丛、草地、河面的水汽,愈发清朗了。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,人就是如此,太容易与一花一鸟对号入座。移情于物,绿醉人时,遂觉鸟亦醉春。鸟鸣唱的,不过是我们在这春天缓缓复苏的心境和被春诱惑的种种。

桃花谢了春红。转眼,人间四月,芳菲半凋零,绿叶这才像模像样、大摇大摆地在村庄上蔓延。红、橙、黄、青、蓝、紫,花之美,但得一时春。花开花谢太匆匆,只有绿是春恒久的主角。从树枝冒出第一星绿至秋风南来,四时光阴,绿占尽春夏二季。村庄的时序犹如一场马拉松,绿叶比五彩花朵更知韬光养晦,它们懂得,只有节制与缓缓发力,才能抵达秋辉煌的终点。

当铺天盖地的黄攻陷了村庄,收割季就到了。如果说绿是叶活着的底气,那么,黄则是把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底气给予村庄人家。立春前,黄已跃跃欲试,它的代言人是那些三三两两迫不及待

市井

一脚跨进家门时,狂风暴雨接踵而至,我庆幸跑得快,也怪贪心才落得狼狈逃窜的下场。我究竟贪恋什么?

其实,这是一个追云拍云的故事。

这天下午,看看万里无云的天空,我估计晚霞又会出现,于是早早吃过晚饭,骑摩托车出发,我要选一个地点拍摄苍山晚霞。这个夏天,大理有个每日云图展示活动,朋友圈不少人参与其中,本就爱拍摄的我也跃跃欲试。虽然天上的云不按常规出牌,拍摄机遇不是说遇就能遇到,但去哪里等,我们可以主动作为。这天,我就选择了去漾濞江西边的桃花园村等待。沿着新铺筑的水泥路,吹着清凉的风轻快抵达。在村落高处一站,远处的苍山白云轻笼,低处的小城繁华如梦,西沉的落日金色撩人。我拿出相机正要拍摄,可乌云突然涌上来遮挡住了它们。彩云消失是暂时的,只需要耐心等待——只因我吃过早离开的亏!

那是上个周末,我在漾濞火车站等晚霞。屋顶上,“漾濞站”三个字非常醒目,站前广场上,有很多人打卡、跳舞。我曾多次前来,想用双重曝光拍一张车站,再拍一张彩霞,将它们合二为一,让车站的天空绚丽无比,可惜每一次都是乌云在天,只能无功而返。这天,妻子和我又一次抵达车站守候。我端着一杯茶坐在广场边,看人群匆匆聚散,看夕阳慢慢下山,看江水

村庄的颜色

□ 宋扬

冒出头的油菜花。很快,那种纯粹、明艳的美霸占了村庄的角落,新开的黄玫瑰、经年未落的野菊花立即相形见绌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目雅之美与一日三餐的现实关照相比,油菜花的黄将悦目与果腹之期待融为一体——去冬的腊肉已然告罄,新春的第一缕菜籽油香正在一朵油菜花上酝酿。一朵花就是一个期待的眼神,一朵花就是一个缺少油荤润泽的希望。

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垄黄。”麦香开始从村东飘到村西。完成营养输送使命的麦秸秆在沉默中枯黄,麦子被它们顶礼膜拜举在头顶,破壳欲出。每一粒麦子都微亮、油黄。秸秆与麦子是一对母子,来的来往的往,在成长中衰老,在消逝中新生。汗,从紧握镰刀的手掌渗出,浸入白柳木的刀柄,刀柄有了黄色的包浆。麦子喂饱肚子,化成咸咸的、黄黄的汗。劳作,汗滴麦下土,又播撒来年黄色的希望。岁月流转,村庄与麦子相互成全、相互养育,周而复始。

“赤日炎炎把火烧。”烈日下,八月的浮土黄得让人绝望。朝玉米地里挑水尚且忙不过来,无人在意机耕道上的黄土早已久不闻雨味儿。一场雨爆裂天幕,当头砸下。黄色的水从山梁、从高坡往低处跑,似无数黄色的巨蟒奔命,似乎只有跑进山谷间的那条大河,才能躲过噼啪作响的急闪。

小城追云记

□ 杨木华

缓缓东流。可直到暮色四合,西边的天穹依旧空空如也。遗憾中,我俩离开车站回家。可骑摩托车过河西桥时,却发现西边彩云突现,我立即停好摩托车拿相机。大桥头没有可以衬托的标志性建筑,我快步逆流而上,想用江岸未竣工的别墅作前景。很神奇,那绯红的彩霞竟然没有转瞬即逝,而是等我赶到那片建筑前,拍下四五张照片才消隐。晚霞拍到了,可我一直后悔:如果在漾濞站多等五分钟,就不会错失良机!

经历了拍漾濞站的遗憾,在桃花园村,我决心等候到底。小城的灯火渐次亮起,乱鸣的群鸟进入梦乡,晚霞依旧没有如约出现,而刚才乌云酝酿的竟然是一场大雨。黑云翻墨未遮山,山雨欲来风满楼,应该一溜烟跑,可我实在忍不住抓拍了一张图:漾濞城灯火渐起,大暴雨渐渐逼近。我只拍了一张就收起相机,启动摩托车时,震耳欲聋的雷声伴着长长的闪电扑面而来,那一分钟我又想掏相机尝试拍闪电,虽然头盔雨衣都有,可一个人终究还是有些怕了,于是一溜烟回城……

我的追云拍云,都在以小城为中心的三五公里范围内。可八月中旬毕业班开学,我再不能任性追云拍摄,相机就搁在办公室任由它寂寞。某个黄昏,加班干活很久的我一抬头,看见窗外竟然金色满天,一把抓起相机到走廊尽头查看。夕阳早已落山,倦

鸟正在归巢,天际云纱缥缈,一切都是我喜欢的模样。拍下第一张后查看,发现图中竟然有个黑点,放大一看,原来是飞鸟。飞鸟!我可以双重曝光,把飞鸟拍大,组合进晚霞中就更契合我的心。再次举起相机时,天空却再无鸟儿飞过。在一转头的瞬间,我看到半轮月亮从身后的苍山缓缓升起。月亮!回头向西,远处小山顶的铁塔进入眼眸。一个绝妙的组合在脑海中形成!依旧是双重曝光,先拍下铁塔和晚霞,再对准月亮,把月亮摆在铁塔斜上方。中间是稳稳的铁塔,黄金分割点上是清澈的月亮,一条金色的云带横穿铁塔中段,下面是黝黑起伏的远山,以及地平线下散射天空的光带,一张完美的晚霞图就产生了。

这张月亮、远山、铁塔组合的晚霞图,一眼就勾起我的乡愁——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。我把图片发到朋友圈,有人在下面留言: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!我回复道:那就给母亲打个电话吧……

追云拍云,是我平淡生活里的一束光。我四处守候,可最喜欢的云图却是在学校走廊的无心插柳之作。有些际遇,终究属于可遇不可求。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认同生活的寻常,在寻常里发掘不寻常的美。这个秋天,如果你也喜欢,就让我们一起追云拍月,寻找寻常生活里不寻常的美吧。

